



流年碎影

烈日当空，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着，周围一点风都没有，时间不长，我和奶奶就汗流浃背。但祖孙俩仍兴致盎然，乐此不疲。几个小时下来，我们就拾了一篮麦子。

拾大麦

□刘德明

说到“拾大麦”，很多人会说，我们小时候谁没拾过大麦呀？是的，对农村的孩子来说，拾大麦是很平常的事。每到夏天，生产队的麦子刚收割完，一群小孩就涌到麦田里，拾大人割麦时遗留下来的，或搬运麦子时不小心撒在田里的麦粒，甚至大人会故意留一些麦子在田里让孩子去拾。很多小孩半天下来，能拾几十斤麦子。孩子们高兴，大人也心照不宣，甚至是特意为之。

我生活在小街上，自然没有麦子可拾。不过，家住农村的奶奶曾带我拾过大麦。

那是一年的夏收时节，奶奶来我家避暑。学校刚好放假，这是专门让农村孩子回家帮助大人抢收抢种。对我们小街的学生来说，就无所事事了。这天午后，奶奶对我说：“你们街上人闲得慌，可乡下正大忙呢。”过一会儿，奶奶又悄悄对我说：“我们去拾大麦，怎么样？”“好啊！”我突然来了兴趣。奶奶说：“好，跟我下乡去。”

说去就去，祖孙俩背个篮子下了乡。所谓下乡，就是到农村，从小街到农村也就一二里路。到了乡下，附近的麦田刚刚收割过，田里仍有不少散落的麦子。我和奶奶沿着刚割完的麦田，手忙脚乱地拾了起来。

烈日当空，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着，周围一点风都没有，时间不长，我和奶奶就汗流浃背。但祖孙俩仍兴致盎然，乐此不疲。几个小时下来，我们就拾了一篮麦子。回家时，奶奶和我轮流背着，走累了，就停下来歇一会儿，好不容易才坚持走到家。

刚到家门口，就被父亲看到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拿根小棍子追着我打，当即被奶奶拦下：“不准打，是我叫孙子去的。”父亲也只好作罢。

如今每每想起这段往事，总对父亲心怀感恩。父亲怕我误了学业，耽误前程。

其实，所谓“拾大麦”，是小街人的一种“捡漏”之举。每到夏收时节，总有一群人下乡“捡漏”。记得有一年暑假，我去了农村伯母家，在那里玩了二十多天，每天都和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们下田拾大麦。农民们割完大麦后，满田都是背着篮子拾大麦的小孩。回到小街时，邻居们都说我成了“黑泥鳅”。

如今，拾大麦的背影已经模糊，但回忆起来依旧如昨。人过古稀，总喜欢怀旧，前些日子特地下乡，想再觅一次儿时拾大麦的景观。麦田一片金黄，大型收割机在金色海洋中穿行，所过之处，只剩一片齐整整的麦茬，鲜有麦穗掉落地。三三两两的农民聚在树荫下，喝茶聊天，不见儿童奔跑的身影。哦，那些日子已经尘封进了历史。

海风吹拂

夕阳下，盐滩的落日是完美的，它透露出一种启示的味道，多的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赞美。

夕阳下的盐滩

□李国前

夕阳下，盐滩静悄悄，洁白的盐在阳光下闪耀。卤花绽放、机器轰鸣、汗水结晶，这是盐工们的生活，也是淮盐的秘密。

夕阳洒在盐廩上，像丰碑烙下历史风霜。夕阳洒在池埝上，照亮了盐工的脸庞，也照亮了他们的希望……

“青丝白发一瞬间，年华老去向谁言。”我喜欢深秋夕阳下的盐滩，因为这夕阳正好落在我退休后的情绪之中。

说来也怪，在此之前我似乎并没注意到盐滩的夕阳。虽然长年生活在盐场，也有过写盐滩的文章，但在盐滩全神贯注看夕阳还是真真切切头一回。

人在退休之前，自我感觉总是处在人生的起点，而不会去考虑终点。退休之后，人生的终点就会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，于是便有了一种回溯的可能，对人生整个过程的思绪自然就会飘然而至，夕阳下的盐滩与我便产生了共鸣。

我只想描述新滩日晒制盐那一次看落日，因为感动我的不仅是落日那一刻盐滩的美景，更有夕阳下所蕴含的那一缕抽象意念。所以，我只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描写夕阳下的盐滩。

然而无论如何，新滩现代日晒制盐万亩盐滩上的落日是极其壮观的，极其美丽的。

久久地，我静静地站在盐廩上向西望去，如痴如醉地凝视着逐渐逼近盐池的落日，感动得泪花闪闪。

清晨的朝霞和傍晚的夕阳给盐滩增添了妩媚与热烈。白天的太阳照在盐滩上，你几乎感觉不到特别：要么你会为太阳把卤水晒成盐赞叹，要么你会为太阳晒黑盐工的脊背而责怪太阳，要么你会因为整个大海和天空都同样明亮而忽略了太阳的存在。夕阳就不同了，你不仅一眼就看到一轮又红又大又圆的太阳正坠向盐池，而且你更会因天空的澄澈与盐池沐浴着一处辉煌，而感受到夕阳的壮观。

此时此刻，盐滩上星罗棋布般的盐池和如小山一样的盐廩，在夕阳的辉映下，似乎是从地平面浮现出来的，像一组组盐滩的诗在吟唱，像一曲曲盐滩的音乐在回荡。

然而，这种“动感”只会在你心中涌起，盐滩的夕阳本身，却像古人所推崇的“大音希声”。

夕阳的美丽之处还在于它是极其温柔安详的，西边天际的夕阳好似一把油画笔，把盐滩涂成一块块丰富的色块，一幅有灵、有魂、有诗、有情的油画，在夕阳下燃烧着生命的彩霞，把秋声塞满天与地的空间。

夕阳下，万亩盐滩一望无垠，偶有几声啾啾海鸟鸣过，增添了无限情趣。

盐滩上也有树，在我的眼里，这树就是数百根傲立盐滩上的电线杆，恰如老圩里的苦楝树，于半明半暗中沸腾一身滚烫的血性，它们恋着劳作于盐滩上的盐工。

近处盐圩里炊烟袅袅去会西天的落日，青烟也在夕阳的亲热中红了脸颊。

远处天地游来几朵白云，如絮如丝，悠闲地飘向落日，立刻被夕阳烧红融化，变成满天紫霞，与盐滩、盐圩融为一体。此时的盐滩显得格外宁静清晰，更显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本色来。

夕阳下，盐滩的落日是完美的，它透露出一种启示的味道，多的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赞美。

农家风情

农人们早出晚归时，总喜欢看一眼南瓜花，瞅一眼南瓜藤上的风景，心里涌动着丰收的喜悦。

南瓜花开

□陈宝林

“懒向青门学种瓜，只将渔钓送年华。双双新燕飞春岸，片片轻鸥落晚沙。”陆游的《鹧鸪天》词句在唇齿间流转时，我突然想起，该是南瓜花开的时节了。这个念头一旦生发，便如藤蔓般缠绕心头，驱使我放下手中书卷，匆匆驱车返回西乡——我的故里，迫不及待地再一次近距离欣赏南瓜花的芳容。

南瓜属葫芦科蔓生草本植物，其貌不扬却内蕴丰盈。花萼与花瓣连成钟状，那金黄色的花瓣质地厚实，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。这朴实的植物浑身是宝：花可清炒，藤可凉拌，果实既能当菜又可代粮，在我们西乡，人们都亲切地叫它“饭瓜”“米瓜”。它不择土壤，不择环境，不嫌贫瘠，在干旱中依然能伸展出强健的根系。这般顽强的生命力，恰似我那些在盐碱地上劳作的西乡亲。

清晨的菜园最动人。露珠还悬在叶尖时，南瓜便次第绽放了。它们像一个个金色的小喇叭，鼓着腮帮子吹奏晨曲。朝阳被这乐声唤醒，揉着惺忪睡眼从东山探头；鸟雀们扑棱着翅膀加入合唱；连天边的云朵都驻足聆听。苦瓜花、丝瓜花也不甘寂寞，纷纷绽开笑脸。这乡野的交响乐，比任何殿堂里的奏鸣都更让人沉醉。

记忆里最鲜活的，是儿时在祖母菜园追蝶的景象。南瓜花蜜吸引着成群的菜粉蝶，我们几个孩童便蹑手蹑脚地在藤蔓间穿梭。表兄佩华身手最敏捷，常能徒手捉住停在花蕊的蝴蝶。当他摊开掌心，那颤动的翅膀上还沾着金粉似的花粉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我们的欢笑声惊飞了篱笆上的麻雀，却吹不散南瓜花恬淡的芬芳。

若将百花比作美人，南瓜花定是那个穿着荆钗布裙的村姑。它没有牡丹的雍容，不似寒梅的清高，更无玫瑰的娇艳。但你看它——在烈日下依然挺直腰杆，在暴风雨照样舒展笑颜。不与季争春，不和荷花斗艳，就在篱笆墙角默默绽放自己的芳华。那明晃晃的金黄，是大地本真的颜色。

最令我动容的，是深秋时节的南瓜花。当白霜打蔫了瓜叶，仍有倔强的花苞在晨光中绽放。没有支架就匍匐前行，生在草丛便与杂草为邻。它们懂得生命的智慧：雄花甘当配角，用花粉成全雌花的孕育；雌花坦然接受蜜蜂做媒，完成生命的传递。这恰似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生存哲学。

西乡的南瓜花别具风骨。在芦苇荡旁，在河堤上下，在每处不起眼的边角地，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粗粝的藤蔓上，叶片绿得能滴出油来，花朵却娇嫩得让人心颤。农人晨起劳作，暮归歇息，总要望几眼这金灿灿的风景。待秋深时，磨盘南瓜、狗腰南瓜枕着大地，表皮覆盖着薄霜，像极了老农饱经风霜的脸。农人们早出晚归时，总喜欢看一眼南瓜花，瞅一眼南瓜藤上的风景，心里涌动着丰收的喜悦。

如今站在老家的菜园里，忽然明白：南瓜开花的模样，就是故乡最本真的容颜。它教会我的，何止是顽强与奉献，更是一种扎根泥土却仰望星空的生存姿态。

